

妈妈的“宝贝”

马素平

璜山书院民艺博物馆里有众多的老物件，当看到那台台面斑驳的、色泽深浅不一的老式缝纫机时，我感慨万千，不禁想起妈妈那台缝纫机和她年轻时坐在缝纫机前专注缝纫的样子。睹物思人，妈妈的缝纫机铭刻着时代的痕迹，承载着我们美好的记忆，亲情满满，让我倍感亲切温馨。

妈妈的缝纫机是当时赫赫有名的国产“十大缝纫机品牌”之一的“飞人”牌，产地上海，据说是上世纪50年代初我国自主创立的品牌。它可是妈妈的“宝贝”，曾经在妈妈的巧手中为我们兄弟姊妹、街坊邻居和海岛老房东们缝缝补补，可谓劳苦功高。

这台缝纫机是上世纪60年代末的一个春天买的。因为家里孩子多，缝缝补补的手工劳作太辛苦，妈妈早就有买台缝纫机的愿望，无奈全家七口人，只有做军人的爸爸一个人有工资，当时每月的津贴80元，还要拿出30元寄给老家的爷爷，余下的50元才是全家的生活费，根本没有余钱帮助妈妈实现这个愿望。直到大姐、二姐相继工作、当兵后，家里的经济条件好转了，她才实现了这个愿望。

以前经常听妈妈说起买缝纫机的故事。当时爸爸外出不在家，妈妈通过在大钦东村供销社工作的大姐预订了缝纫机。到了取货时，瘦小体弱的妈妈招呼了家里唯一的男子汉——年幼的哥哥，借了一辆小推车，爬陡坡、走山路，特别是要走那个伸手不见五指、连接北村和东村的坑道，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把缝纫机运回来。妈妈说缝纫机是花140元钱买的，100多元钱在那个年代可是一笔不菲的花销啊。不过，五十多年走过来，当初这笔花销竟成就了妈妈半个世纪的裁缝手艺，真是太值了。

缝纫机到家后，妈妈先是学着给我们兄弟姊妹缝补旧衣服，过年时才给我们做新衣服。慢慢地，妈妈练出了手，邻居阿姨和孩子们穿的服装都找她做。

妈妈这批军嫂们自打1961年秋天进岛后，因为岛上吃商品粮的单位很少，都没有找到工作。无奈，只好在家洗衣做饭，当“全职家属”。有的在房前屋后开点荒地种上菜，并养鸡养鸭；有的为了挣点钱，上山抓蝎子、捉土鳖、掐黄花菜，或是扒虾、剥鱼子、捡石子、拾沙子，参加公社或驻地村里的集体劳动。后来随军家属越来越多，部队就想办法办家属工厂，起名叫“家属红校”。

“家属红校”成立伊始，妈妈因为有缝纫特长，被安排到缝纫组，每天给部队缝衣服、被褥，非常辛苦。虽然一个月只挣30元工资，但妈妈非常欣慰，毕竟能挣工资补贴家用，孝敬老人了。业余时间妈妈也有不少服装加工的活儿要干，因为周围邻居都慕名前来。妈妈虽然会做衣服，但她大字不识几个。给人裁剪衣服时，量过的那些尺寸，她都是靠记忆记在脑子里，然后再裁剪出来，竟然八九不离十，从未失过手。据妈妈说，姥爷的手就巧，做一手漂亮的木工活。妈妈或许遗传了姥爷的巧手基因。她胆大心细，属于无师自通的“土裁缝”。妈妈还经常把找她做衣服的人的服装尺寸，用整张牛皮纸当布料，提前裁剪下来，再次帮这个人做衣

服时，就不用量尺寸了，找出“纸样”比量着裁剪即可。她把这些牛皮纸叫“衣服样子”，一卷一卷放到柜子里，随用随拿。

对这台缝纫机妈妈可“高贵”了，无论每天忙到多晚都要认真清理台面，还经常用机油保养。缝纫机总是放在窗户下阳光明亮的地方，她还用裁剪衣服剩余的旧布头，拼制了一个罩子，每天用完缝纫机后，就打开机器下方两侧的木板，把机头放进木头盒子里，盖上罩子。她决不允许任何人将东西放在缝纫机上面，怕压坏了她的“宝贝”。现在想想，那时缝纫机是家中唯一的大件，是养家糊口的重要工具，的确“金贵”。

海岛的夜晚没有长夜灯，每到固定的时间，部队的熄灯号一响，我们就立马进入睡觉状态，妈妈却急着把煤油灯或蜡烛点燃，她要把剩余的一点活干完，要强的她决不会把当天的活拖到次日。日久天长，我经常发现她的眼睛带着血丝。

妈妈会整新词了，她总把做衣服说成“跑机器”或“跑缝纫机”，形象地把机针干活时的状态，用“跑”字形容出来。我小时候过年的衣服，都是妈妈在大年三十下午忙完别人的衣服后，再急忙给我做的。妈妈还挺新潮，我邻居家一个上初中的孩子对穿衣戴帽挺“要好”的，社会上刚时兴穿“紧腿裤”（又称鸡腿裤）时，他就把肥大宽松的裤子，用针线在内侧缝一下，这样穿上后就显得腿很修长了。他妈妈每次给他洗衣服，发现这个手工缝制的线段，就会生气地一把拽下，不让孩子“赶时髦”。孩子再穿时又缝上，妈妈洗时又拽掉，一对倔强的母子谁也说服不了谁，几个回合后，这位阿姨气得跑到我家跟我妈唠叨。我妈一听，不仅没同情这位阿姨，还劝这位阿姨回家把孩子的裤子拿来“跑一下”，别再让孩子费事了。不过，我妈并没有完全按照那个孩子手工缝制的那条线“跑下来”，她折中了一下，让裤子既不像原来那么肥大，又不“紧腿”。

上世纪80年代中期，我从基层营业所调回县农行，看见小伙伴们穿衣戴帽都“洋气”了许多，偷偷和小伙伴逛百货大楼买回布料，到当时县城驻地乐园大队一名叫张克仁大叔的裁缝店里做衣服。大叔的女儿亚楠经常在店里，她跟我们很聊得来。她漂亮、高挑的个头，再穿上大名鼎鼎的裁缝老爸做的衣服，让我们羡慕不已。当我取回做好的衣服，偷偷穿上回家后，也不敢在妈妈面前“显摆”，怕挨妈妈骂。因为妈妈会做衣服，还去外面花钱做，我也有深深的内疚感。那天晚上我脱下外套去卫生间洗漱后，看到妈妈在我的房间里扒拉那件新衣服看，我的心立马提了起来。等着她的骂声时，她却指着衣服轻声对我说：“张克仁如果把这个地方再凹进去一寸就更好了。”原来她在研究同行最新的裁衣技术，真是“内行看门道”啊。

三

妈妈带着她的“宝贝”，跟随爸爸在长岛的多个岛屿上安过家。每到一处，时间不长就会有人慕名上门找妈妈做衣服。我发现妈妈最擅长做女装，因为在部队时爸爸他们都有军装穿，用不着做衣服，都是部队家属带孩子来找她做衣服，做的女装、童装多，久而久之她就熟练了这两款服装裁剪的套路，越来越得心应手了。好像听她念叨过：“男装不好做，特别是凹那四个兜，做起来费劲。”

妈妈会做女装和童装，也让我们姊妹得了大便宜，因为我们家女人、女孩多。后来，我结婚怀孕时，那时没有孕妇装可买，好多孕妇都是穿旧军装，有的孕妇即便不穿军上衣，也会弄条肥大的军裤穿上。我家当兵的人多，新旧军装都有，但我妈妈却买来布料，亲手给我缝制孕妇装，不想让我“优美”的身段淹没在肥大的军装里。我的这套孕妇装闲置时又借给邻居，邻居后来又借给同事，在外面转了好几年，成为好几个宝妈的罩衣。结婚后，我婆婆的衣服基本都是我妈给做的，她俩相差一岁，妈妈一直引导着在农村生活的婆婆穿衣戴帽的喜好，只要妈妈想穿一件什么衣服，买布料时都是买双份，裁衣服时给我婆婆的比她大一码就行。每每我婆婆在老家穿上新衣，都会得到左邻右舍大妈、大婶们的羡慕，说我婆婆找个好亲家，夸我妈妈心灵手巧。尤其佩服我妈妈不用现量尺寸就能给做出合体的衣服。四年前，我92岁的婆婆来看望我父母时，拉着我妈妈的手说：“二十多年都穿你做的衣服啊，感谢你啊！”

我知道妈妈给人家做了那么多年的衣服都是义务的，有时还要搭上缝纫线、纽扣或拉链、挂钩之类的小物件。老妈用过的装针头线脑的铁盒子，现在也被我收藏着，里面做服装的配饰一应俱全。为了让做出来的衣服平整、熨帖，她用过的熨斗就有好几款，有最初那种先用炉火把铁块烧红，再把铁块放进铁槽里的原始熨斗，还有老款不带温度调剂的电熨斗。尽管她做衣服不收费，但热情、豪爽的海岛人民，也没让她白忙活。每每家里有了鱼啊虾啊或是其他土特产，他们都会想着我妈，我们也跟着沾光，大饱口福。俗话说得好：“赠人玫瑰，手留余香。”老妈活到了94岁，就是性格好，心宽，用海岛话说：“会轧伙人。”她助人为乐的品质感染了周边许多人，当人们称赞“老马大嫂或老王大姐是个好人、是个热心肠的人”时，作为她的“小棉袄”我也会感动。

这台“飞人”牌缝纫机见证了那段旧时光，见证了把青春献给子孙、献给海岛的一名随军家属（老妈）纯朴、勤劳的一生。如今在没有了妈妈的岁月里，妈妈曾经的“宝贝”，以及亲情和思念，我都收藏了下来。

方言撷趣

俚语忆先祖

冷大川

孩提时代，每当我们在外疯闹玩耍，直到天黑才回家，急三火四地打开书本赶做作业时，家长总会嗔怪道：“白（方言音读bo）日满街搭话，黑（方言音读he）日熬油扒麻。”究竟是心疼浪费灯油，还是责怪后生们不思进取呢？也许两者兼而有之吧。

与这个俚语相关的故事，最早我是从太爷爷那儿听到的。说的是家族先人中曾有一位老太爷，年轻时妻子去世，自己拉扯着一个儿子过日子。儿子十六岁时，出挑得相貌堂堂，被邻村一大户人家相中了，不久成了亲。家中有了女人，按说是锦上添花，可新媳妇白天不是去东邻就是到西舍串门，晚上却忙这忙那，似乎很勤快。菜园里种了点蓖麻，有一阵子，她天天晚上点着油灯扒麻到半夜。一天下大雨，媳妇又在外串门未归，结果院中晒的粮食都泡汤了，老太爷忍不住斥责道：“白日满街搭话，黑日熬油扒麻。这哪是过日子的来头！”

于是，“白日满街搭话，黑日熬油扒麻”就成了村中长辈教育晚辈的口头禅，传了下来。为了教育我们这些贪玩调皮的后生，先辈们还会讲起另一位老太爷冷鼎亨发奋读书的故事。

冷鼎亨幼年聪颖嗜学，但由于家境贫寒，上学读书时有大半年的时间带的午饭不是地瓜就是地瓜干，或由地瓜干粉做的饼子、馒头，反正都是与地瓜有瓜葛。日久天长，同学们戏称他为“冷地瓜”。

为贴补家用，农忙时冷鼎亨经常受雇于他人。一次，他替人家用驮子往地里运粪时，仍手捧书本吟读背诵。他注意力在书本上，竟忘却卸下另一头驮子里的粪，直等返回装粪时才醒悟。还有一次，他下地回家，由于肩上扛的工具太多，手里又捧着书本，一个跟跄将一只碎了帮的鞋子甩了出去，正好落在路边的萝卜地里。他连忙放下家什赶去拾鞋子。事也凑巧，正好那块地里的萝卜被拔去了好几个，主人硬说是被他偷了，还报了官。县太爷遣人查访，得知冷鼎亨品行端正，刻苦用功，不但不予责罚，还大加赞赏，嘱咐身边差人和自己的孩子，“鼎亨乃年轻人之楷模，后生小子皆应效仿”。

冷鼎亨道光年间参加登州童试，咸丰五年（1855年）中举，同治四年（1865年）廷试列第3甲第141名进士，随后被启用为知县，前往江西赴任。光绪十年（1884年），他升任南昌府同知，诰授至中议大夫。

如今，先人早已远去，那些俚语、轶事却依旧在村人中流传，传了一代又一代。



老物件中说胶东

本栏目由璜山书院特约刊登

地址：烟台市芝罘区毓西路121号
电话：0535-6684726（浩洋老师）